

新百合生命文学文丛

〔丹麦〕安娜·洪 (Anne Holm) / 著
穆卓芸 / 译

我是大卫

I am David

一次惊险又美丽的逃亡之旅，
一则探求生命意义的成长寓言，
一部激励数百万青少年的伟大小说！

UX 敦煌文艺出版社

I534.4/6

2006

我 是 大 卫

麦
安娜·洪 (Anne Holm) / 著
早芸 /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是大卫 / (丹) 洪著; 穆卓芸译. —兰州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06.10

书名原文: I am David

ISBN 7-80587-840-4

I. 我... II. ①洪...②穆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丹麦—现代 IV. I534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23115 号

DAVID/I AM DAVID by Anne Holm

Copyright © The Estate of Anne Holm c/o PER FINN JACOBSEN

Chinese Edition (simplified characters) is arranged by permission through Enoch Communications Inc. Copyright © 2006 Enoch.

我是大卫

作者: 安娜·洪 著

译者: 穆卓芸 译

责任编辑: 王 跃 (guzyu@163.com)

装帧设计: 奇文云海

出版发行: 敦煌文艺出版社 (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)

印刷: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89×1194 毫米 1/32 印 张: 6 字 数: 100 千

版 次: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8000

书 号: ISBN 7-80587-840-4

定 价: 18.0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。

网 址: <http://www.dhwycbs.com> E-mail: dhwycbs@sina.com

销售热线: 0931-8773235 传 真: 0931-8773235



走进小说里的大旅程

王晓春

《我是大卫》描述一个男孩逃离集中营、迈向自由国度的故事。说到集中营，我们难免会联想到犹太人的历史，然而本书并不是要讲这类的故事。主角大卫由于错综复杂的政治因素，幼年就随着父母被关入集中营，但在十二岁这一年，营中一个暗地里照顾他的男人帮他逃了出来。

故事就是从大卫逃离集中营开始的。这下他自由了！可是十二年与世隔绝的生活，让他的逃亡之旅充满惊险。整个故事就是个大旅程，从南欧的希腊萨隆尼卡开始，一路到意大利的佛罗伦萨、波隆纳、米兰，再到瑞士、德国……最后到达终点丹麦。作者以第三人称的叙述，细腻地创造出大卫这个敏感而善良的角色，也深刻地道出他在旅程中心境上的挣扎与转变。

“有人打碎了他的灵魂。”书中大卫遇见的一个仁慈的女士这样形容他。集中营的幽禁岁月，让大卫对于人的世界充满了不安全感。庆幸的是，营中有一位名叫约翰尼斯的男人一直扮演着亦师亦友的角色，在大卫身旁教导了他很多语言上的知识以及生命中美善的事物。这对于后来他在逃亡路程

中有莫大的帮助。

“我是大卫”这句话，是大卫在自由之后，从心底呐喊出的一个声音。当他用肥皂洗净自己的身躯，才真正意识到：“他是大卫，除此之外，营区、营区的味道和感觉，全都洗掉了。现在，他是大卫，是自己的主人，他自由了。”

旅途中，为了面对外在危险的环境，大卫的内心里，常常思想死去的约翰尼斯遗留给他的话语，作为精神支柱。而约翰尼斯留给大卫的，不只是他对大卫的关爱，更将神的仁慈与力量借由美丽的诗篇，带给了大卫：

“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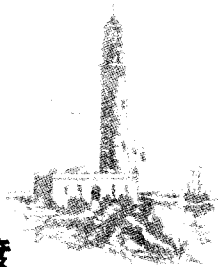
当大卫孤独徘徊在海边，他在心底呐喊着：“喔，神啊，神啊……”他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喊，因为他根本还不认识神，然而在最孤寂的时候，他本能地想起了这首诗，于是在心里走到了神的身边。当他开始在心中与神说话，他的旅程也进到了更深的生命地带。一开始他依靠神，却也畏惧神，他以为神如果响应了祷告，就应该做点什么回报神。但是最后当他与心爱的狗儿遇到生死存亡的险恶，才经由牺牲与被救的过程而体悟到，原来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，每个人都可以白白得到这份爱。这时候，他的旅程也到了最高潮的终点……

作者 Holm 女士谈到本书时说：“我写本书是因为我觉得，小孩子对书的热情明明能比大人还多，却只得到一大堆无伤大雅的娱乐消遣，没有足够真实又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可以阅读。”

这本书的确是本很重要而有价值的书，它不单单让人进入一个丰富又惊险的逃亡故事，作者更透过大卫毫无掩饰的单纯意念，让读者看见自己最原初的心。

译者序

少年的深度



会接触这本书，是因为电影《送信到哥本哈根》的缘故。简单温馨的剧情，加上电影平实的风格，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。因此，当编辑问我愿不愿意接下翻译，虽然我还没见到书，却一反往常立刻就答应了。译者最大的幸福，就是译一本自己喜欢的好书。我想，其他译者应该同意。

翻译之前，为了做好准备，我先将书从头到尾读过一遍。只能说，我深深被憾动了，同时更坚定接译这本书的决心。如果说电影触碰我的，是主角大卫的际遇，那么小说感动我的，就是大卫这个孩子。小说里的大卫，有着电影里的大卫所没有的深度，那就是思考的深度。

或许有人会说，孩子哪会思考？我想，这本书的作者、大卫和这个世界上最千千万万的孩子（当然还有译者我，和读完这本书的你）都会说：错了。孩子不但会思考，而且比大人更直接、更真诚、更有力，因为孩子的思考是为了理解，不是为了解释；更重要的是，孩子真的“相信”自己所想的——这正是大卫特别的地方，也是他一切力量的来源。

本书的原文是丹麦文，但我是从经由原作者认可的英文

版本翻译而成。根据经验，我知道没有完美的翻译，任何语文都有无法转译成其他语文的部分。然而，根据经验，我也晓得真正好的故事是能穿透一切翻译的。我读完英文本，更加确定这样的想法，便不揣浅陋着手翻译。

大卫在集中营里学会了许多语言，因此面对意大利人、法国人或英国人，他都能听懂甚至对话。英文本由于字母接近（甚至相同）的关系，可以直接以斜体写出意大利文、法文或英文（例如 Arancia [橘子，意大利文]），让读者晓得大卫现在说的是什么语言。但在中文却没有这样的方便。是故，遇到这种情形，我一律以“大卫用意大利文说”或“大卫用英语回答”来表达。

必须一提的是，大卫也是《圣经》里以色列王的名字。大卫口中所说的“青草地和安歇之水的神”就是出自《圣经·旧约·诗篇》。而本书大卫逃亡的遭遇和他面对神的种种心路历程，都和《圣经》里的大卫王有遥相呼应的地方。因此，对大卫王事迹不熟的读者，可以翻阅《圣经·撒母耳记》和《诗篇》大卫王的诗，这样对本书的大卫或许能有更深的体会。

刚开始读这本书，可能会被大卫说话和思考的严肃认真吓到，毕竟我们很少碰到这样年纪却有如此思考和语气的孩子。然而，我们之所以觉得意外，或许不是因为大卫特别，而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正视孩子会思考的事实，并且用心聆听他们的话语。

我想，这就是作者透过大卫想要传达的，也是我身为译者，努力忠实反应出来的。



大卫在黑暗里硬僵着身子，听几个男人低声说话。不过，今晚他们的说话声却像远方模糊难辨的杂音，反正他也不在意他们到底在说什么。

“你一定要在今晚逃出去，”那个男的这么跟他说，“别睡着了，这样守卫换班的时候，你才能准备好。我一点火柴，就会停电，你就爬过去——你只有半分钟，不会更长了。”

大卫闭上眼睛，在心里又一次环顾这间他熟得不能再熟的空荡、灰色房间。他看见那个男的，随即发觉自己胃里有股恨意，浓得化不开。每次看到他，就有同样的感觉。那个男的眼睛很小，让人不快，眼球颜色很淡，眼里永远是同样的神情。他的脸肉肉胖胖的，却又有棱有角。大卫打从出生起就认识他了，然而，除非回答问题，他一概不跟他说话。尽管他从小就记得他的名字，但只要提到他或想到他，他永远只

叫他“那个男的”。说他的名字感觉好像承认自己认识他，这样的话，那个男的就跟其他人没什么不同了。

不过，那天晚上他还是跟那个男的说了话。他说：“要是我没逃出去呢？”那个男的耸了耸肩膀，说：“那不关我的事。我明天就得离开这里，接替我的人决定怎么处置你，我都管不着。不过，你很快就会长高长大了，这里有很多地方需要壮汉工作。当然，他们也可能觉得你个头还太小，决定继续留你在这里，供你吃住。”

大卫清楚得很，比起他们营区，其他地方根本好不到哪里去。“要是我逃出去了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”他问。

“往矿场的路边有座丛林，里头有棵大树，那儿有一瓶水和一个罗盘。你照着罗盘往南走，一直走到萨隆尼卡，之后再趁人不注意，偷偷跑到船上躲好。船只要在海上，就躲着别出来，那瓶水就是给你在船上喝的。记住找开往意大利的船。到了意大利，就往北走，走到一个叫丹麦的国家，你就安全了。”

大卫差点露出心里的诧异，但还是忍着把感觉藏起来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我不知道罗盘是什么。”

其实，那个男的之前就拿罗盘给他看过了，还跟他说四个字母代表四个方位，指针会动，但永远指着同一个方向。他接着又说：“停电半分钟就是要让你逃走的。要是你带其他人一起逃，肯定两个都跑不掉。

好了，你走吧，免得来不及。”

大卫不晓得自己是怎么回事，竟然这样回答。他从来不向那个男的要东西，因为没有用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不愿意开口——你不会向你恨的人要东西。但今晚，他却开口了：他走到门边，转过身来，直直望着那张粗糙沉重的脸，说：“我想要一块肥皂。”

有那么一会儿，空荡的灰色房间静得没有半点声音。那个男的似乎想说什么，但还是跟往常一样没有开口，径自到角落的洗手台边拾起一块肥皂，丢回桌上，说：“你走吧。”

大卫走了。他走得很快，但是并不特急。

这会儿，男人窃窃私语的声音变轻了——他们当中肯定有人已经睡着。刚到营区的那个人还在说话——大卫认得他的声音，因为他的声音没有其他人那么单调、刺耳。新来的只要睡着就会做恶梦，把所有人吵醒。昨晚恶梦来的时候，守卫还没换班。要是他今晚早点睡着，大卫或许能在大家醒来之前溜出去。

大卫还不晓得要不要逃。他试着揣想那个男的为什么叫他走。显然其中有诈：等他翻墙翻到一半，探照灯就会突然扫过来照在他身上，好让守卫开枪。说不定明天有什么好玩的事，所以，那个男的想先把他打死。大卫从以前就知道，那个男的就像他恨“他”一样恨他。不过，大卫想不起来，营区发生过什么好玩的事。他已经十二岁了——身份证上面是这么写

的。

突然，大卫决定了：他要逃。他在心里想来想去，想得脑袋都晕了，还是搞不懂那个男的为什么要他逃跑。大卫不认为自己逃得了，迟早会被抓到。但就算真的是陷阱，就算真的被打死——那也来得快去得快。逃跑、被打死，前后不会超过一分钟。好吧，大卫决定试试看。

应该没剩几分钟了。他听见守卫室里有人走动穿衣服，还听见守卫打呵欠，于是便把脚步放慢。这时，传来另一个人的脚步声，于是大卫又再往墙上靠。守卫室灯光泛黄又暗，让人昏昏欲睡，透过窗户映在那人脸上，是那个男的。他走到守卫身边，大卫心里突然一阵空虚，他晓得，自己到时绝对动不了。而他现在就可以想见，要是没能逃出去，未来的日子有多漫长，月月年年没有尽头。到最后，等待会杀了他，但可能得耗上很长一段时间，除非你很老了，否则可能要好几年。他看过那些人，他知道。大卫紧紧咬着牙，咬得喉咙的肌肉都僵硬了。这时候，那个男的点了火柴。

十九、二十……等他慢慢数到三十，半分钟就到了……大卫一只脚踏过通电铁丝网的空隙……探照灯什么时候打过来？守卫在黑夜里很难瞄准打到他……只要没受伤，他就能跨过去了。

不一会儿，他已经落在铁丝网的另一边了。他边跑边气得对自己喊：“你真傻！还有好一段路要逃——

这么大片平原，光秃秃的，连可以躲的树桩都没有。他们一定等你快到树丛的时候……他们让你以为就要安全了再抓住你，这样才有趣。”

他们何必急呢？这个想法重重打在他的脑海里，大卫觉得自己脚前的地随时都会亮起来，于是他停了下来。他不跑了。探照灯照到他的时候，他们会发现他步伐平稳，很冷静。这样他们就不会觉得有趣了，会觉得自己被骗了。这样一想，大卫心里充满了胜利感。

从小，他最想做的就是占别人上风，尤其是对那个男的。这下他做得到了！当他静静走开完全不理他们的时候，他们非得开枪打他不可。

胜过他们的念头占据了大卫的思绪。他没发现自己已经跑了十几公尺，进到树丛里，营区的人再也看不见他了。这时他才惊觉，没有人开枪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转身找到一个树丛稀疏可以偷看的地方，朝远方的低矮建筑望去。远方的房舍在夜色里只剩下轮廓，仿佛是一团比天空还黑的黑暗。他约略可以听见守卫的脚步声，但脚步声没有靠近，跟往常也没什么不同，只不过更远一些。一切看来都跟平常一样，丝毫没有危险逼近的迹象。

大卫在暗处皱着眉头，犹豫不决地伫立了一会儿。会不会是……？他又开始快跑，沿树丛朝大树跑去。到了树下，他立刻趴到地上，疯了似的用双手在树干周围寻找。

找到了。大卫起身靠着树干，虽然天一点也不冷，他却打起冷颤。布巾里包着东西，上头还打了结。他笨拙地试着把结打开，手指却不灵活，不听使唤——突然，他发现自己不敢把结解开，布包里的东西可能很危险……大卫试着整理思绪，好去想布包里可能是什么东西，但他想来想去，就觉得布巾里包的是炸弹。

子弹或炸弹，反正都没差别，他绝望地想着。不管怎样，很快就结束了。疯了似的，他动着笨拙的手指，奋力和布包缠斗。

结果布包里不是炸弹。方巾交叉绑着一瓶水和一个罗盘，就跟那个男的说的一样。

这时，大卫才想到自己很可能错过这个布包。他只有一个人，没有人在旁边要他把布包捡起来……突然，他吐了，幸好在吐之前还来得及把身体转开。

吐完，他手沿布包的方边细细抚摸着。水、罗盘，还有其他东西。大卫的眼睛这时已经习惯黑暗了。布包里还有一盒火柴、一大块面包和一把口袋小刀。

这么说，那个男的是真的要他逃跑啰！他明天早上会派搜索队出来，但今天晚上不会……今晚是给他的，让他尽量想办法。

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，大卫却觉得过了几小时。他一手紧紧握着肥皂——自从他拿到肥皂之后，就没有一刻不拿着它。他想起晚上那几个小时，躺在板床

上听大人窃窃私语，一边在心里仔细思虑那个男的对他说过的话。他还想起，被抓是迟早的事，但现在这件事跟其他事情一样，似乎再也不重要了。眼前要紧的是手上的布包和一整夜的自由。他缓缓将肥皂放在布包一角，把水、面包和小刀放在上面，接着将方巾两头绑起来，紧紧握住打好的结，同时看看手中的罗盘。

然后，他开始跑。

事后他回想起来，只记得接下来五天他不停地跑，不停地看罗盘，确定自己没跑错方向。他晚上才跑，整夜整夜地跑。有一回他跌进水坑，之后泥巴干掉像饼干一样黏在他身上。还有一回，他被树枝划得脸上、手上、脚上到处是伤，渗着血丝。他永远记得那天晚上。他遇到一片浓密的荆棘丛，罗盘指针说他应该直接穿过去。他迟疑了一下，还绕过荆棘丛跑了几公尺，但指针立刻变了方向。虽然跑远一点，指针可能会指回原来的方向，但他实在不懂罗盘，所以不敢冒险。于是，他只好冲进荆棘丛里，将两只手肘拱在前面，保护自己的脸。头一根荆棘刺痛了他，手臂上第一道伤口也是疼得厉害，但之后就没感觉了，他只是直直往前猛冲。逃跑的那几天，晚上通常都很安静，只有那晚，他一直听到低低的呜咽声。直到后来，他才发现那声音是从自己身体里发出来的。

他不停地跑，有时跑得很慢，几小时才跑一点路；有时又跑得飞快，觉得自己全身血脉贲张。直到

早上，当大地露出第一道曙光，他才躺下休息。这一带人烟稀少，要找地方睡觉并不困难。大卫完全不晓得乡下是什么模样，对他来说，乡下只是他白天躲藏、夜里奔逃的地方。

不过，有两件事他还记得：那两次都让他吓得惊慌失措，惊恐的感觉像利针一样刺着他。第一件事发生在某天傍晚，天快黑的时候。大卫感觉有毛毛暖暖的东西碰他的手，便醒了过来。他一动也不敢动，吓得全身僵硬……过了好几分钟，他才有办法转过头去，一看——是羊。

然而，危机并未解除。既然有羊，就表示人在不远的地方。于是，大卫拔腿就跑，连跑了好几小时，才敢停下来喘气。

不过，他很高兴那天夜里后来又遇到羊。大卫已经习惯路途的辛苦，他吃得很少，尽可能节省面包和水。然而，才两天时间，水瓶就空了，面包也吃完了。他可以吃不吃面包，但是口渴实在教人沮丧害怕。最后他满脑子除了水，什么都没有。可是，哪里才有水呢？

正这样想的时候，他差点撞上两个裹着罩袍在睡觉的牧羊人。砰砰响了整晚的心脏，这会儿陡地漏了一拍。大卫吓坏了。幸好他及时停下脚步，又没穿鞋子，所以两个牧羊人什么也没察觉。

大卫蹑手蹑脚，缓缓退后，正准备离开的时候，突然看到月光下有一个盖着的桶子和变暗的营火灰

烬。食物！有食物的话，一定也有水！

那天晚上，大卫没有再跑，他看着那两个牧羊人直到破晓。不过，他离得够远，这样要逃的时候才跑得掉。但又不会太远，这样牧羊人早上一离开视线，他就能立刻冲过去。可想而知，这两个牧羊人晚上应该固定在那里扎营，因为他们把行囊和桶子都留了下来。他们也许很快就回来了，但大卫决定这个险非冒不可。没有东西吃——起码没水喝——他顶多再撑几个小时。营里的经验让他非常清楚，没水没食物的人会有什么下场。

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桶子里还剩下汤，另外他又在一个布袋里找到一块面包。他把面包掰成两半，留下小的那块，接着又用汤把瓶子装满。他盖上桶盖，再用手肘把盖子撞掉。他不晓得羊会不会喝汤吃面包，要是会，他希望弄得好像真的有羊来过一样。

那天晚上之后，大卫注意让自己跑的速度更平均，也更常停下来喘气，但缩短每次休息的时间。他不能再让自己累到什么都看不见，没头没脑地撞上东西。

大卫小心翼翼地匍匐前进。这是他第二次靠近城镇，也是第二次罗盘指针告诉他，得直直穿过大路。他不敢违背罗盘的指示。感觉就像那个男的有一部分也跟着他一起逃似的。

他那时候应该问到萨隆尼卡要多久才对。他只剩两口汤和一口面包了。

镇里有人。这表示夜里活动的时间没有之前多——他得等所有人都上床才行。他跟自己说他应该早就知道，这一路绝对可能遇到城镇……他强迫自己躺着不动，但他现在一点睡意也没有。没有睡意还要躺着不动，实在让人受不了，因为你很难让自己不去想事情——但大卫知道，自己绝对不能思考。他知道——那时就知道了。唯一能做的就是漠不关心。你可以看可以听，但绝不能让你听到看到的跑进脑袋里。你不能让思绪飘到比“下雨放晴”“下一餐要多久”或“守卫何时换班”等更重要的问题。但你也不能太过投入——你只能用它们填满思绪，不让其他事情溜进心里。

自从那晚逃出来，之前盘据在他心里的事就全没了，不过很快就有新事出现——晚上尽量赶路，能跑多远就跑多远，夜色变淡就停下来，这样才能在破晓前找到合适的藏身之处。照顾好布包，抗拒多吃多喝一口的诱惑，永远朝正确的方向走，这样罗盘的指针才不会动。这些事情把他的思绪填得满满的，根本没办法想其他事。然而，静静躺着不动，但是又很清醒——这样很危险！因此，他开始回想前一天晚上反复出现的一个感觉——他现在走过的地方跟之前不一样了，高低起伏变化多了……山会挡住他的萨隆尼卡之路。

不要想，不要想！大卫双手握拳，紧紧抓住地上的青草。他绝对不能去想，否则心里最后只会剩一件